

◎创作谈

# 把指纹印在时间的遗存上

刘 汀



涌入浩瀚东海。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到两个月,但是,如果对这滴水来说,世界上并没有时间这个概念,有的只是它从源头到大海的运动过程。

倘若也去除时间这个维度,只以物的运动这个视角来看,人和水滴并无分别,我们的一切变化,都是更微小的粒子运动而已。然而,人和水毕竟不同,我们除了躯壳,还有一颗心,还有幽深复杂的精神世界。所以,对人的生命而言,时间又必须存在,它是有灵之物对运动的感知,它是精神主体确立存在的依据。因为有了时间的存在,人所经历的种种宏观和微观的“运动”,才有了意义和价值。在这个意义上,人间和自然被清晰地区分开来。空山日日新,但空山不语,除非有人到来,有人看见,有人写下,有人阅读……如此这般,这人间也因空山之新而有了些不同。山野四季变化,大地沧海桑田,都只是它们无知无觉的运动,没有态度,更没有悲喜。而人,活的就是态度和悲喜。

于是,空山常新,而人间依旧。

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人从来不能丢掉过去而存在,甚而,生命的本质就是过去的延宕和续集,随着时间流动,这延宕和续集又成了新的过去。如此前进而循环,像一条不断蚕食自己的尾巴而诞生新的肉体的贪吃蛇。

所以你看,人类已有的一切文学描述,都可以简化为一个词——故事。故者,过去也;事者,生命之经历也。即便现在十分火热的科幻小说,表面是在写几十年、几百年后的人类生活,但其根基仍然是过去,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在时间之镜上的倒影。

我就是在这种认识下,开始了长篇小说《生活启蒙》的写作,它有关逝去的生活,有关一颗石子投入水中后激荡起的波纹,有关波纹如何摇动了河床上的水草,更有关那个投石之人岸边看到这一切后,

想起了什么,梦见了谁。

我给朋友在《生活启蒙》上签字,经常就写“空山新语,人间旧事”,是啊,人间的事儿,一代人就是一张写满了字的纸,一张张纸叠在一起,则会发现有些字是相似的,它们穿透纸背,从久远抵达现在。而我写《生活启蒙》,说到底,就是为了用一种尽可能新的方式,来重述那些人间旧事: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、时代、青春、爱情、婚姻、理想……以及和它们相关的几个人。哪一样都算不上新事物,新的只是人,就像一杯五味杂陈的水中,加入了新的水。《生活启蒙》如果说有什么明确的目的,那就是试图以丛长海、丛牧之、熊仔三代人,在逝川之上连接起一座锁链浮桥。我愿意做个沉默的导游,带着读者沿桥而过,去看看对岸的人和风景,然后再回到此时此地。

小说的结尾,是一首小诗:

把借我的月亮  
还给我吧,我比你  
更需要它。我要用来照亮  
那间窄小的屋子,让每件东西  
都留下阴影,再消失  
黑夜那么黑  
像尚未燃烧的炭,和  
已经熄灭的火  
如果有多余的风  
你还月亮的时候,也请  
顺便带来,我喜欢它们溜走后  
留下的空虚,甚于喜欢  
爱情,仅次于喜欢  
一颗失而复得的月亮

可以把这首小诗,看作整个故事的一个隐喻。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和生活,如同尚未燃烧的炭和已经熄灭的火,它们分布在时间长河的无数节点上,标记和勾勒出人世间。故事则是一枚月亮,我需要用文字讨回,用它来照亮旧人旧事、故地故园。更重要的是,不论作者还是读者,都深知没有什么能穷尽我们的时间感,时间经过我们,并留下

种种痕迹,但它留下的更多是“空虚”。正是这空虚的存在,让一切文学书写有了可能性和积极意义,遗忘、缺失、消隐的生命细节,需要我们用从此刻到未来的时光去填补——正如那条贪吃蛇,它只能通过吃掉自己的方式来诞生自己。

写这部小说时,我想起一部电影《这个男人来自地球》,主人公是一个活了上万年的穴居人,也就是说,他经历了人类文明史。他永远年轻,拥有无尽的知识,几乎是神一样的存在,时间对他来说已经失效。可是,他同时又要看随着时间在他所认识和所爱的人身上流淌,看着他们从诞生到死亡。这个观看视角,是不是像极了在大河之岸的孔子?最终,他又一次逃离的时刻,忍不住袒露真相。时间一方面对永生者失去了约束,另一方面却成为他的诅咒,如同岸上人眼睁睁看着滔滔江水把他拥有的事物带走。

好在还有文学。写小说是一种标记时间的行为。时间逝去之后,从来不能返回,这种绝对性造就了生命的根本价值,相比那些纪元年号、那些历史大事,小说让更细小的时间纹路浮现。小说家把一个又一个时间标注在了人类文明大厦的墙壁上,它们共同勾勒出我们的精神图谱。如果真有外星文明,当我们相遇时,人类所可傲的,自有这幅素描图谱。就像刘慈欣在《三体》里所写,云天明到了遥远的异星世界后,靠着几个故事,向地球人传递了最关键的宇宙生存信息。故事从来不只是故事,它是我们生活过的证据。我甚至觉得,考古发掘出的文物,如果无法进入到故事的序列中,也只是冰冷的器物。就像在秦俑坑里,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尊陶俑嘴唇上的一枚指纹,这枚指纹,让一个工匠的生命穿越了两千余年时空,变得具体而真切了。写作者的任务,就是努力把自己的指纹印在时间的遗存上。



石瑞禾绘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,师陀是一位风格独特却被低估的小说家。他以冷峻的笔触描绘乡土中国的苦难与挣扎,却又在讽刺中暗含“人本”的温情。作家、翻译家李健吾评价道:“诗是他的衣饰,讽刺是他的皮肉,而人类的同情者,这基本的基本,才是他的心。”

鲜为人知的是,这位以《果园城记》《谷》等乡土小说闻名的作家,还曾创作过一部以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《争斗》。因历史原因,该作长期散佚。直至近年,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馆员慕津锋通过艰苦的文献搜集与发掘工作,使其全貌得以重现。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合浦珠还:师陀长篇革命小说〈争斗〉档案的发现与考辨》(下称《合浦珠还》)便是对这一过程的忠实呈现。该作不仅完整还原了《争斗》这部革命史诗的创作过程,更通过详实的考据与严谨的学术研究,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师陀的窗口。

《争斗》的发现过程本身就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侦探小说。这部创作于1940年的长篇小说,原是师陀计划中“一二·九”三部曲之一。最初,师陀应香港《大公报》副刊主编杨刚之邀,于1940年在该报《文艺》和《学生界》两个副刊连载《争斗》前七章,后因港英当局对抗日内容的压制被迫停载。1941年7月,小说的另外两章以《无题》为名发表于上海《新文丛之二·破晓》。但此后,这部作品便消失在公众视野中。随着时间推移,连师陀本人在晚年回忆时也认为它是一部未完成之作。

慕津锋的发现改变了这一认知。2017年,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整理馆藏资料时偶然发现了署名“芦焚”(师陀早期笔名)的四章手稿,经考证,确认是《争斗》的后续章节。更幸运的是,2019年,他又发现了第三至十三章的复写稿,其中新发现的第八章与之前学界掌握的第八章内容不同。这些珍贵文献的发现,不仅填补了师陀研究的空白,也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叙事提供了新材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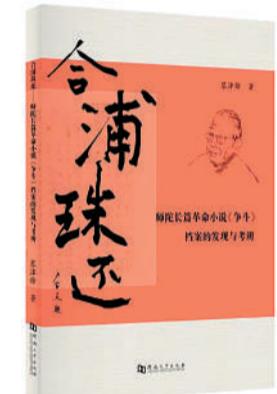
慕津锋如考古学家般的文献发掘与考辨,使《争斗》这颗遗珠重新焕发光彩。通过对《争斗》不同版本的细致比对、章节顺序的考证以及创作背景的梳理,慕津锋反驳了小说因“作者生病”停载的说法,并通过文本内证,证实了小说的完整性。这些考辨工作不仅恢复了《争斗》的原貌,更为师陀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。作者通过将其发现的手稿(2017年)、复写稿(2019年)、残稿(2019年)与学界现存相关资料进行比对,探究师陀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思考轨迹;并在梳理小说与《雪原》关系的过程中,呈现师陀对“一二·九”三部曲的整体构思。这些工作对于重新评估师陀的文学成就、进一步探知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具有积极意义。

随着还原后的《争斗》浮出水

张昊睿

重现抗战题材小说原貌

《合浦珠还:师陀长篇革命小说〈争斗〉档案的发现与考辨》



面,那个充满理想与奋斗的年代再次显现。作品以1935年北平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为背景,通过革命青年杜兰若、教师马已吾以及学生杜渊若、胡天雄、李文多、董瑞莲等人的经历,再现了青年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与理想追求。小说不仅展现了宏大历史场景,而且通过日常生活细节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。文中反复出现的寒冷天气既是北平冬季的真实写照,亦是当时严酷政治环境的隐喻,而学生们走向广阔天地的伏笔,则象征着革命火种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不断播撒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也是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90周年。《合浦珠还》的出版不仅是对师陀的纪念,也是对那个激情年代的致敬。

## “十月文学奖”宜宾颁奖

本报电 (曹晶) 近日,第21届十月文学奖颁奖活动在四川省宜宾市举行,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、学者齐聚李庄古镇,见证这场文学盛事。

“十月文学奖”设立于1981年,多年来推出了大批优秀作品,王蒙、贾平凹、莫言等众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和诗人曾获此奖项。叶兆言《谍家花园》、麦家《人间信》、林森《乌云之光》、杨遥《美声唱法》、鲍尔吉·原野《万物凝视》等14件作品,分别获得本届十月文学奖长篇小说奖、中篇小说奖、短篇小说奖、散文奖、诗歌奖等。

获奖作品中,既有现实主义文学

的深厚积淀,也有科幻文学写作的实验探索;既有对新大众文艺的聚焦,也有汉语新诗对古典资源的发掘继承。这些获奖作品,构成了一幅群芳荟萃、彼此辉映的当代中国文学地图和“十月”文学画卷。

本次颁奖活动由北京出版集团、中共宜宾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,《十月》杂志社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、宜宾李庄古镇管委会共同承办。活动期间还举办了“李庄·十月与你相遇”读者见面会、“三江汇翠·理响满屏”文化宣讲课堂、“文学名家进校园”等活动。

## 江苏师范大学举办新时代文学论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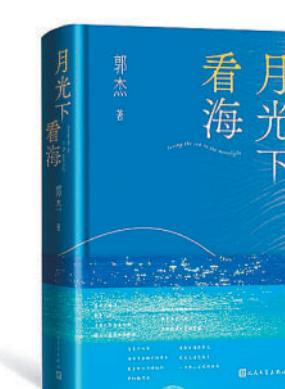
本报电 (记者张鹏禹) 近日,由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(江苏师范大学基地)、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(陕西师范大学基地)等主办的新时代文学论坛(2025)暨贾平凹长篇小说《消息》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徐州召开。

论坛上,与会专家学者围绕“新时代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与文学传统资源转化”主题,分别从“构建新时代‘中国式评论’”“新时代文学与新大众文艺发展研究”“数字人文与中国古代文学资源的现代激活”“新时代文学的城市记忆与文学传统”等论题,阐释了中国文学传统资源与新时代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关联。

在贾平凹长篇小说《消息》学术研讨会上,大家认为,《消息》是对

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。这部作品的叙事节奏让人想起《红楼梦》“草蛇灰线,伏脉千里”的笔法。然而,它所处理的,却是当下人类面对的共同议题。贾平凹没有简单地复古,也没有盲目地趋新,他将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资源,熔铸于对当代经验的表达之中,让新与旧实现了良好平衡。

据了解,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(江苏师范大学基地)是中国作协在全国高校成立的首家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,中心成立以来,先后举办新时代文学论坛、青年作家改稿会等活动,并围绕莫言《鳄鱼》、张炜《河湾》、徐则臣《域外故事集》等新作举办专题研讨会,推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文章,引发学界关注。



## 融汇传统与现实的诗歌创作

——郭杰诗集《月光下看海》读后感

周文彰

郭杰秉持“古今融通,新旧兼备”的理念,长期坚持诗歌创作,历40年而未间断,汇聚为诗集《月光下看海》。

《月光下看海》表现了诗人充沛的情感。从童年的回忆到青春的豪迈,从高考的艰辛到晚年的哲思,情感丰富细腻。他抒写亲人之情、朋友之情、同学之情、爱人之情、故乡之情、英雄之情、祖国之情,别开生面,独到新颖。郭杰曾是一名战士,他的《用生命诠释光荣》,深情讴歌人民子弟兵抗洪救灾、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英雄事迹,令人为之动容。从他的诗歌中能感受到浓郁的家国情怀,真挚而深沉,这构成了其情感世界的鲜明底色,给人以强烈共鸣。

《月光下看海》表现了诗人深厚的文化底蕴。作为学者型诗人,郭杰善于从中国古代诗歌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滋养。沿用古诗之名的,有《击壤歌》《静夜思》《游子吟》等;沿用古赋之名的,有《枯树赋》《秋声赋》等;沿用古代小说之名的,有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等;沿用乐曲之名的,有《二泉映月》《病中吟》等。当然,诗人不是简单沿用,而是深入发掘传统旧题的意蕴,寄寓时代内涵和个人特质,抒发深切的同情之感和

写出好诗是所有诗人的追求,郭杰历40年淬炼出的这部诗集正体现了诗人对好诗的不懈追求。

(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)

本报电 (曹晶) 近日,由中国现代文学馆、安徽省文联主办的纪念未名社成立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。

100年前,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与支持下,韦素园、曹靖华、台静农、李霁野、韦丛芜等青年在北京发起成立未名社,在历史的激流中筑起一座文学的灯塔。未名社以“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,来栽植奇花和乔木”为宗旨,从外国文学译介做起,逐步走出译介与创作并重、文学与革命结合的独特发展路径。

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,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邱华栋回顾了未名社成员的贡献。他表示:今天我们纪念未名社,是纪念未名社成员对外国进步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胸襟,也是为了学习他们“为人生而艺术”的创作立场,还是为了纪念他们瞩目于两岸同源、文脉相通的民族情怀。

与会专家、未名社成员亲属代表先后发言。大家谈到,今天我们传承未名社的精神,就是要在当下踏实肯干,在工作岗位“实地劳作”,既要勇于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,又要坚定守护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